



艾哲倫保迪演技築動人心

《粗獷派建築師》追求夢想創造奇跡

艾哲倫保迪於2002年時僅29歲，即憑着波蘭斯基執導的《鋼琴戰曲》(The Pianist)中扮演波蘭鋼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奧斯卡獲獎男演員。艾哲倫保迪亦憑着《鋼琴戰曲》贏得法國凱撒獎，成為當時唯一一位贏得凱撒獎的美國演員。而22年後，憑着《粗獷派建築師》再度獲封奧斯卡影帝，艾哲倫保迪在發表得獎感言時是激動，除了感謝製作團隊，並感謝父母尊重他並給予他追求夢想的力量，他感到非常幸運並感謝每一位尊重他的人。艾哲倫保迪表示演藝其實是個非常脆弱的職業，看似非常有魅力，可是無論你身處職業生涯中的哪個階段，無論你取得了什麼成就，這一切都隨時會消失。艾哲倫保迪表示與其他獲提名的、出色的演員們分享這獎項；並祈願這世界更健康、更快樂、更有包容。艾哲倫保迪重申：「讓我們保持微笑、保持彼此相愛，讓我們一起重建。」

早前宣傳時，艾哲倫保迪曾表示，由《鋼琴戰曲》到《粗獷派建築師》，20多年的等待時間好像很長，原來當時機一到，一切都會快速地進行，《粗獷派建築師》只有34天的拍攝期，拍攝過程中毫無犯錯的餘地，他與製作人同樣面對着重重的挑戰，除了壓力，經歷着痛苦的過程，其間所創造的奇跡，覺得實在值得付出。在連夜拍攝下，他甚至戒掉長期習慣的咖啡因飲品，算是挑戰自己意志力的一種方法和修行。

導演耗時7年精雕細琢的電影

現年僅36歲的導演畢地寇貝特(Brady Corbet)耗時7年精雕細琢，在電影中男主角精彩的演出成功「築」動所有人心。《粗獷派建築師》講述匈牙利裔猶太建築師László Toth在大屠殺中倖存，移居美國，期盼能在新天地迎接受困東歐的妻子。然而，他很快發現這片土地與他的想像截然不同——曾在布達佩斯享譽盛名的建築師，到了費城卻被上流社會拒之門外，美國夢破碎，萬事只能從零開始。面對陌生的文化與全新的生存法則，László只好在異鄉奮力尋找新方向，立志隨着時日一點一滴重拾昔日的榮譽與尊嚴。



●佳皮雅斯(左)精湛演技驚四座。

《粗獷派建築師》由影帝艾哲倫保迪以巔峰演技，詮釋在異國中身份地位與其過去被迫割裂、昔日成就彷彿遭全然剝奪的難民角色。他細膩而深刻地演繹箇中的複雜性，令人讚嘆，成功摘得金球獎及奧斯卡影帝殊榮，可謂實至名歸。菲莉絲鍾斯、佳皮雅斯亦以脫胎換骨的精湛演技驚四座，備受影評界高度讚譽。

由於《粗獷派建築師》全片長達215分鐘，因此設有15分鐘中場休息。這部情感澎湃的光影史詩之作，全港影迷引頸以待，勢必成為年度經典。《粗獷派建築師》今天已在港各大戲院上映。

《無痛俠》輕鬆幽默有趣

電影《無痛俠》(Novocaine, 見圖)作為一部動作喜劇片，從片名已經暗示了男主角朴析痛(積奎爾飾)是一位無法感到疼痛的人。這個明確的主題為編劇拿斯積及臣(Lars Jacobson)提供無限的創作空間，以及延伸到不同的話題或笑料。兩位導演丹伯克(Dan Berk)和羅拔奧爾森(Robert Olsen)以往的作品如《Body》《Stake Land II》《Villains》，多數聚焦在懸疑和恐怖方向，這已經展現了他們在講述獨特故事方面的才能。今次，《無痛俠》的主演陣容更是星光熠熠，積奎爾(Jack Quaid)和安柏美芬達(Amber Midthunder)這對拍檔就令人充滿期待。

電影講及朴析痛是一位性格溫和的銀行職員，擁有一項令人驚訝的秘密超能力：他無法感受到疼痛。這種獨有的「零痛感」超能力看似是一種祝福，但隨著故事的發展，平平無奇的朴析痛就要面對一連串挑戰，而且在意外之中成為了一位不太可能的英雄。當他的夢想女神(安柏美芬達飾)被人挾持做人質，平時符符碌碌的朴析痛便有機會一展所長，展開一場拯救行動，這也讓他不得不面對自己從未經歷過的痛苦與困難。



槍林彈雨和激烈的追車場面必定令人心跳加速，而朴析痛在面對危險時的冷靜與堅韌，就迫出了他作為「無痛俠」的獨特魅力。電影中不斷出現各種的受傷動作，雖然朴析痛感覺無痛，但觀眾在觀看時都會有強烈的共鳴。在打鬥當中，故事還融合了喜劇元素，就類似電影《Dead Pool》，讓人在緊張的情節中也能感受到輕鬆幽默的氣氛。

除了積奎爾和安柏美芬達之外，影片還有雷尼高遜、貝蒂基比、麥舒舒等實力派演員參與，他們在故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每位演員的出色表現都能夠將整部電影設計出多角度的層次，令情節更加豐富多彩。

在朴析痛整體的故事中，用「痛」來反思人生痛苦的意義。這位無痛俠的旅程，除了對抗外敵，更要對抗內心深處的恐懼與脆弱。現實生活中，若然某些人完全感受不到皮肉之苦，或者受傷了只是用「麻醉自己」來逃避傷害，但這對他們自身的安全而言，實際上是相當危險。

●文：徐逸珊



●艾哲倫保迪(左)憑《粗獷派建築師》奪奧斯卡金像獎影帝。



●《粗獷派建築師》今日在港上映。



●菲莉絲鍾斯在戲中飾演艾哲倫保迪的妻子。



●艾哲倫保迪以巔峰演技詮釋角色人物。

影評不設防

解讀《美國隊長4》：新世界秩序有什麼啟示

據統計，《美國隊長4：勇敢新世界》上映後票房反應平平。作為漫威宇宙系列最新的作品，喜愛它的觀眾對它有着更高的期待。戲中的每個角色都有來由，每個人物都有一本自傳。「從未想過我會成為美國隊長。」這是安東尼麥奇(Anthony Mackie)的自我揭示，既是自我的感慨，也獲得影迷的肯定。潛台詞是，你們是看着我長大的。他從一個平凡的戰鬥機飛行員、獵鷹，到承載着「美國隊長」這一歷史性責任的繼承者，安東尼的成長與轉變，是影片吸引人的核心所在。安東尼無疑是好演員，但他在《復仇者聯盟》的表現並不太突出，到前任美國隊長史提芬羅傑斯消逝之後，就直接把任務交給他。我認為這一處值得玩味，安東尼是非裔，不是純正的美國人。在這個意義上表明美國文化或美國市民的一個既開放又矛盾的思維方式，甚至反映美國思維需要再度更新。安東尼一個非裔重新給英雄的形象再定義，歸根結底就是美國需要拯救。讓他人來拯救也是一種聰明的自救，這是值得讚許的。雖說這是電影而非政治表達，我們不妨大膽假設，大膽評論。為什麼勞士總統(夏里遜福飾)剛上場就被槍殺，正是這個環節彰顯了政壇的許多陰謀和冤案的存在。總統被暗殺是正常的，誰幹的或是誰指使的才是值得追究的。隊員以賽亞成了槍殺總統的嫌疑犯，剛被勞士總統任命的「美國隊長」琛偉遜因此又被解僱。他在解僱後仍想盡辦法解救被關在牢裏的以賽亞，他堅信其中另有陰謀，以賽亞是無辜的。這就是美國隊長應有的秉持正義精神。琛偉遜發現總統有着不為人知的秘密，他被「化學人」控制了。當然「化學人」也是有故事的受害者，他們彼此利用彼此挾持。只要你怕死怕失去，你已被控制，這個角色的思路是符合人性設計，他們對權力的渴望導致他們走向不歸路。總統雖然身處權力中心，卻暗藏着更深層的危機與絕望。

故事的高潮不是「美國隊長」琛偉遜的英雄氣概，而是總統在關鍵時刻變成憤怒的Red Hulk。Red Hulk在接受伽馬射線照射後，皮膚變成了紅色，可以吸收各種輻射能量，擁有超人的力量。他具有毀壞一切的能力，所有阻礙都被他摔得粉碎。他如怪獸把世界踩在腳下，這是震撼視聽的恐怖效果。總統變成了Red Hulk，你不能說此影片已沒新意，這就是非常值得讚許的地方，是導演Julius Onah一次了不起的設計。他表達的不是總統的偉大，而是表達總統是怪獸的象徵。這是他看清權力反權力的勇氣，美國隊長擔當拯救總統的責任。英雄能力再強，打鬥始終沒輸贏，於是他想到了愛才是最具有力量的武器。不僅導演用了愛，美國隊長用了愛，勞士總統最終也被愛融化，回歸了他作為慈祥父親的模樣。愛來自生命的本源，是他一直惦记的女兒那裏。那是他最柔軟的情感港灣。這有點雞湯的感覺，但恰是人性最誠實的需要。

漫威電影為我們呈現一個嶄新的英雄故事，在面臨全球危機的時候，美國隊長展現超人智慧和勇氣的時候，仍不失情意與溫度。在漫威系列裏，出色的人物愈來愈少。我卻希望5年後，他們能給觀眾帶來新的驚喜。畢竟地球世界不是屬於哪個國家，而是屬於全人類和更廣闊的生命家園。

●何佳霖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六姊妹》：家永遠是溫暖港灣

《六姊妹》(見圖)是由梅婷、陸毅、鄔君梅、奚美娟、劉鈞、吳倩、高露、穎兒、曹斐然、李嘉琦、李晨等人主演的現實主義家庭情感大劇。該劇根據豫北的小說《六姊妹》改編，故事設定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何常勝(劉鈞飾)為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攜家帶口從揚州江都移居安徽淮南，在淮河邊上扎下了根。在接下來的20年中，何常勝連得6個女兒(大姐何家麗(梅婷飾)、老二何家文(高露飾)、老三何家藝(穎兒飾)、老四何家歡(吳倩飾)、老五劉小玲(曹斐然飾)、老六何家喜(李嘉琦飾))，他卻在一場車禍中離世。大姐何家麗和奶奶何文氏(奚美娟飾)、媽媽劉美心(鄔君梅飾)一起承擔起了家庭重擔，安頓姊妹們成家立業。時代在變化，何家六姊妹也經歷了婚戀、工作、生活等命運起伏，但她們團結一心，共同面對人生的風雨，在生活的磨礪中，六姊妹也終於明白父親生前反覆強調的「家」的意義。

有一個對生兒子執念深重的爸，但家裏連生了6個女兒，為此，每一個妹妹的誕生，都會從父母間爆發一場家庭危機。其實，每段故事開始的地方都是家，每個人最初的記憶都是家人。《六姊妹》以微觀的「小家」來看「大家」的源流，透過普通人的命運走向勾勒時代進程，讓觀眾



在最親切的家庭點滴裏觸摸歷史的脈搏。在糧油緊缺的年代，何家裏有營養的好吃的，都留給剛剛生完孩子的媽媽，實在餓得不行偷吃了家裏的豬油渣，還被本來就因為生了女兒氣不順的爸，借偷吃的由頭拿她撒氣。奉家裏大人的命，拿了肉票去買肉，可排到她的時候肉剛好賣完，只換回了一根豬尾巴，這原本不怪她；但被爸爸在背後蛻蛻，輸出混賬話：關鍵的時候丫頭就是不如小子。為此委屈地跑去街上，剪掉了兩根長辮子，兩行淚嘩嘩流。

不過這裏是閩家歡的年代劇，這就叫做「削髮明志」。轉頭家麗就和爸爸表決心，讓爸爸把自己當男孩，以此彌補家裏沒有兒子的「遺憾」。於是，家麗就這麼承擔起了這部劇裏保護一家子人的責任。因為媽媽意外小產，爸媽又開始新一輪情感危機，她偷偷拆了自己唯一的紅毛衣，給手上生了凍瘡的媽媽做手套，還騙媽媽說：「是爸讓我給你的，他心疼你，你別和他一般見識了。」當家中老五出生，媽媽打算把五妹送人最後搶回來，更把五妹改跟自己姓，她說：「如果以後咱家再得一個妹妹，你們不想養，我來養。」媽媽感嘆何家要絕後，她說：「以後我生的小孩，不管男的女的，就姓何。」此外，小玲與湯家小子湯為民的互動更是充滿戲劇性，因湯家和何家有解不開的世仇，她因為種種原因和初戀決裂，命運的捉弄，讓人唏噓。

只是，無論怎樣變遷，哪怕經歷爭吵與不如意，「家」永遠包容個體的叛逆，「家」亦永遠是每個人溫暖的港灣。

●文：光影俠